

中國文學精華

荀子精華

標商冊註



荀子精華

修身篇

王鳳洲曰：四語亦善，狀君子修身之情，而介然自好，則恐太狹。又曰：句法着而健。

汪南溪曰：酌從違，而毋爲所賊，當自得之。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皆皆，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孫月峯曰：禮可以變化氣質，如下文所云。是彭祖之治氣養生，猶粗而禮之治氣養生，獨精也。禮教必以信心學之，故曰禮信。

徐太生曰：於此見古人之治禮，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孰謂荀子爲可廢乎？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倨，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節，蓋錯舉人之
氣習不同，以為
治氣養心張本。

唐荆川曰：身勞
而心安，君子寧
不避勞而為之，
以心者身之主
也。此句甚粹，第
下句猶存乎見
利耳。
又曰：折閱虧息
也，閱日月而取
息，故謂之閱也。
朱大復曰：縱橫
有章法。
又曰：慎子術，本
黃老，歸刑名，墨
子兼愛，皆異端
也。

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意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

遠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翼，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又曰：十駕，十日駕車也。

孫月峯曰：章法疏宕。又曰：止之也，道無取於過中也。

唐荆川曰：此段之言，反覆疏宕，蓋以淺語誘後學，若夫道無終窮，中庸不可能也。又非若太過之索而易盡已。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

耳。此則其論所未及也。

陳明卿曰：夫我則不暇已，乃學之盡。

孫月峯曰：深其類，言能觸而長，溫溫有潤澤之貌。此一義，荀子屢言之，蓋其學所得如此也。又曰：精治。

唐荆川曰：此段是戒幼學之言。

爲之耳。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至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人無法則俚俚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何以安禮。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

有鈞無上，謂在
儕輩中有與齊
等無過之者。

李維垣曰：情至
文曲，其言藹如。

孫月峯曰：迴復
精明。

君子者矣。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侯晉陽曰：「文奇而理正，誰謂荀子非儒？」

【音釋】【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至【不善在身也蓄然必以自惡也】揚云：「修然，整飾。

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介然堅固貌，當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

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楊云：「致，猶極也。下同。」【至忠爲賊】楊云：「至忠反以爲賊。」

【扁善之度】至【則配堯禹】楊云：「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

卽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名號，則配堯禹。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

商，壽七百歲。」【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楊云：「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

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云：「按韓詩外傳：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不由

禮則勃亂提侵】楊云：「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不由禮則夷

固僻違庸衆而野】楊云：「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人。野，郊野之人。」【是是

非非謂之知】楊云：「能辨是爲是非，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楊云：「以非爲是，以是

爲非，則謂之愚。」【趨舍無定謂之無常】楊云：「不恆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盧云：

「棄義別刻作非義。」【多見曰閑】楊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難進曰促】楊云：「促

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云：「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

凡物多而易盡，曰耗。」【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楊云：「漸，進也。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

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楊云：「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

徐也。」【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楊云：「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重遲，寬

緩也。貪利苟得也。故皆抗之以高志也。」

【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楊云：「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

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楊云：「僇輕

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爛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

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楊云：「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

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莫徑由禮】楊云：「徑捷速也。」

【莫神一好】

楊云：「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楊云：「窮君小國迫

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楊云：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盧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

得有折閱耳。」

【拘守而詳】楊云：「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

【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

墨而精雜汗】

楊云：「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爲『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

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黃

精當。爲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盧云：「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尙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

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楊云：「偷謂苟避於事

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爲『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輪愚也。郭璞注：謂懶漢也。』」又云：

「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楊云：「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

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辟遠而不愆】楊云：「乖僻遠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爲僻。」

【程役

而不錄】

楊云：「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能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行

而供冀非瀆淖也】

楊云：「供，恭也。冀，當作『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瀆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

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行而俯傾非擊戾也】楊云：「擊戾，謂項

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

盧云：「了戾，乃屈曲之意。」

【六驥不致】

楊云：「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人無法則佞倭然】

楊云：「佞，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佞，佞乎何之？」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

楊云：「渠，讀遼。古字『渠』。『遼』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

楊云：「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楊云：「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

【舍亂妄無爲也】

楊云：「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執肯爲此也。」

【端慤順弟】

楊云：「弟，與『悌』同。」

【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楊云：「既好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偷儒憚事】

楊云：「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

【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楊云：「詳，當爲『祥』。『不窮窮而通者積焉』。楊云：「窮者則寬

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

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楊云：「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安燕而血氣不隋，東理也】楊云：「東，與『簡』

同。謂東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

榮辱篇

懦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偃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參之而愈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

孫月峯曰：文至情曲，謠如也。又曰：肆口傷人者，可爲烟戒。

唐荆川曰：此段皆欲益反損，切中膏肓，歷歷指陳，所謂金麗括膜，欲汝光明也。

王鳳洲曰：此下極言好嗣之禍，以淺悟俗，反覆不置，吉凶與民同患者，如此也。

孫月峯曰：詞繁而不殺，愈宕可喜。

唐荆川曰：以狐父之戈鑄牛矢，蓋方言喻貴而賤用之也。

宗子相曰：風颯電激，毒吻婆心。

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卽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將以爲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

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李光垣曰：可思可涕，無限深情。又曰：別白四勇，其勢宕宕。

侯晉陽曰：以魚喻人，愴然可思。至云怨天者無志，倍爲警策矣。

孫月峯曰：大分曰常體，雖未必皆然，大率如此也。平易近人，故常安利，自作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眛，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儻鯨者，浮陽之魚也，眩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

不靖，故常危害。
眞警世要語。

又曰：何謂取曰？

氣之相召也，亦

如石之取鍼，黃

之取火，非有意

致之而至也。

唐荆川曰：離合

出入，恣態橫生。

宗子相曰：陶如
人喜斯陶之陶
醜恣之意也。

王鳳洲曰：此言
小人所求之異，
所以成其爲小
人。

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僑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隱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

又曰：此言君子所求之異，所以成其爲君子也。

楊升菴曰：小人才足以爲君子，但安於其習耳。故術不可以不慎。

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矣。」夫人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王鳳洲曰：小人執其偶然而誣

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

其大體從古仁人多矣，知者獨顏氏子耳。小人偏舉，回以謂仁之不終，可怪孰甚。此補前章未備之意。

又曰：發同然之情，氣勢雄壯，百轉不窮。

孫月峯曰：以堯禹非生而具，辭雖過激，然大段文勢頓挫波瀾騰湧，自不可及。

又曰：排宕有奇氣。

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啍啍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

楊升菴曰：力爲此而寡爲彼，爲桀跖不爲先王也。按此論正是性惡之旨，其懇懇喻俗，則近正也。

徐大生曰：熟於世故。

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瞠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然而衣不敢有

侯晉陽曰：得其
大指。

唐荆川曰：言詩
書禮樂之道，沈
酣此趣矣。

又曰：此一節極
贊道妙，津津妮
媿，三復斯言。

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
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
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儉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
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
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
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溫厚
矣，其功盛姚遠矣。非熟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
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
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
慮之而可安也，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
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
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

朱大復曰：古色
燦然。

王鳳洲曰：引詩
以見小大有等
定於一尊之義。

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徐太生曰：「立議俱正，而出想自靈。」

【音釋】「僑泄者人之殃也」楊云：「泄與『孽』均同，殃或作『殃』。」王云：「僑泄即驕泰之異文。」

【恭儉者偃五兵也】楊云：「偃當為『屏』，卻也。」盧云：「五兵，見儒效篇。」【傷人之言深於

矛戟】王云：「傷人之言，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為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

下句不甚貫注矣。」【故薄薄之地】至【凡在言也】楊云：「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

也。」【巨涂則讓】至【若云不使】楊云：「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

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

【快快而亡者怒也】楊云：「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

【察察而殘者伎也】楊云：「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博而窮者訾也】楊云：「言詞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

【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楊云：「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愈讀爲『愈』。」

【豢之而愈瘠者交也】楊云：「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云：「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

【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楊云：「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

【廉而不見貴者劓也】楊云：「劓，傷也。劓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楊云：「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楊云：「剽與『專』同。」

【是刑法之所不舍也】盧云：「俗本合作『赦』，今從宋本。」

【乳彘觸虎】王先謙云：「案觸虎者，蓋衛其子，當時有此語耳。」

【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云：「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先謙云：人也二字屬下句。」

【所謂以狐父之戈鑿牛矢也】楊云：「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

【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楊云：「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惡爲異耳。」

【恇恇然唯利飲食之見】楊云：「恇，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閒曰牟。』」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楊云：「振，動也。戾，乖背也。」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楊云：「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

【眩於沙則思水】楊云：「眩，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

乎哉】楊云：「迂，失也。反責人也。」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云：「材，慤，謂材性原慤也。」

【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楊云：「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不爲刑辟。』圖，謂模

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楊云：「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

之以爲治者也。」

【孝弟原慤勸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云：「勸，與『拘』同。拘

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爲倚事】楊云：「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

楊云：「陶，當爲『橈』之『橈』，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

【楊悍僇暴】

楊云：「楊，與『蕩』同。」郝云：「僇，卽『驕』字，經典俱借『驕』爲『僇』耳。此皆姦人邪說

諛行之事。」

【君子安雅】楊云：「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

【汙慢突盜】楊云：「慢，當爲『漫』。

漫，亦汙也。」

【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楊云：「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瘡』同。」

【咄咄而嚙鄉

鄉而飽已矣】楊云：「咄咄，嚙貌，如鹽反。嚙，嚙也。才，笑反。鄉，趨飲食貌，許亮反。」

【俄而粲然有秉芻

豢稻梁而至者則矐然視之】

楊云：「粲然，精絜貌。矐然，驚視貌。與『猶』同。」

【彼臭之而無嗛

於鼻】楊云：「嗛，當爲『嫌』，厭也。」

郝云：「臭，今作嗅。」

【靡之儼之鈛之重之】楊云：「靡，順從也。

儼，疾也。火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鈛，與治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陋者俄且僂也】楊云：「

僂，與攔同。猛也。」方音云：「晉魏之間，謂猛爲攔。陋者俄且攔，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

【餘刀布有

困窮】楊云：「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圖曰：困，方曰廩，窮，害也。地藏曰窳，窮，匹貌反。」

【約者

有筐篋之藏】楊云：「約、儉、蓄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楊云：「

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幾不甚善矣哉】楊云：「幾，亦讀爲豈。」【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

則屈安窮矣】楊云：「大，讀爲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其汩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

姚遠矣】楊云：「汩，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

盛，甚長遠也。」【非熟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云：「熟，甚也。甚脩飾作爲之君子也。」【然後

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楊云：「愨，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

以爲寡】楊云：「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

以爲寡也。」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

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

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

孫月峯曰：周公原屏成王，何以云及武王以屬天下？蓋以天下倍周故也。以成王幼也，唯屏及

武王，則人心目不敢倍叛，扼定大頭顱，故天下不稱貪，不稱戾，不稱偏等語。是周公之妙用，大儒之實效也。

孫月峯曰：振出要領，節節飛動，法遇其巧。

汪南溟曰：純用逆勢，出奇無窮。

又曰：運典，故語出以衫衫履履之致。

孫月峯曰：綴明大儒之效。

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掩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

又曰：此下二段，極言儒者之有益於人國。

唐荆川曰：古色掉映。

陳明卿曰：道者效所從出。

唐荆川曰：拈出宣尼妙用，自本自根，許大法力。

宗子相曰：恬雅清利，言廣大處，確乎不磨。

孫月峯曰：文景文情，一往都有雋氣。

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子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

又曰：結語動而醒。

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撓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

朱大復曰：有所正矣，言正於禮義之中也。

王鳳洲曰：此言君子之所長，在於辨論官材，而明白事理。

又曰：不敢竄其察，所謂如見其肺肝然。

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利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

朱大復曰：不合禮義謂之姦，雖工巧亦奸也，故治世無取。

侯晉陽曰：痛指上愚之弊，議論挾風雨而行，明快無比。

又曰：機鋒銛利。

王鳳洲曰：此亦勸學論俗之言，雖淺知讀之可以興起。

又曰：此言學則賤而可貴也。

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之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

又曰：此言學則愚而可知也。

又曰：此言學則貧而可富也。

孫月峯曰：用句長而有力。

孫月峯曰：逐段正反互發，極盡離合之妙。

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如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己，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

王鳳洲曰：引喻若怪峯峭壁。

又曰：蜿蜒迴帶，無語不精。

宗子相曰：位置民士君子，聖人俱有安頓，俱有決斷，無一空閑懈怠處。

侯晉陽曰：四枝四時，皆言自然也。此喻尤精。

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兪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智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生和民之善，億萬之衆

徐象卿曰：篤寫大儒之德，恩肆題以成章理，叩空而傳響，古韻希聲，一部天樂。

王陽明曰：聖人之德性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此深知聖人者也。荀子未識性，故亦未識聖人，而以積習堅凝者當之耳。然而去聖未遠，摹擬猶近，十六是字，俱指儒學反挑逆，吸愈確愈醒，但見奇異，而不見凝滯。

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馱馱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孫月峯曰：前論

議論，此為一結。

斬截明快，若抵

危波，若支鍊石，

再翻一轡。

王鳳洲曰：此言

非身貴而愈恭。

又曰：此言非兼

富而愈儉。

又曰：此言非勝

敵而愈戒，周居

豐鎬，軍出三日

未嘗至，共盡三

分有二境，土已

近于洛矣。

孫月峯曰：舊句。

李叔林曰：遇掉

處，古致淋漓，詞

然千古。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

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

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

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

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

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劓比

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

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

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

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

哉？

潘文在曰：凌空構局，字字玄珠，每于人思路絕處，俟起一峯，突發一議，讀之令人應接不暇也。

鄒大復曰：以議論爲線索，文局絕宕。

王鳳洲曰：正言儒效，勢若奔流。

孫月峯曰：奇崛之氣，牢騷之鳴，直令大儒揚眉，肉眼應自愧死。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

王鳳洲曰：歷辨
備品之異也。

唐荆川曰：模畫
逼真，令俗子何
處著顏面。

孫月峯曰：勁。

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

王鳳洲曰：凡言儒之有體此方者，效係於用。

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張法而度之，則掩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失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

唐荆川曰：傳聞故多聞，不思故迷妄，本嘗爲之，故臨事束縛也。陶石簣曰：夢如風雨交集。

陳明卿曰：以孔孟爲師法可也。

陶嘉仲曰：沈著痛快。

又曰勿法者

王陽明曰此段

議論不無小疵

動人師法處繁

甚警策

王陽明曰積靡
移人不可不慎

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

王鳳洲曰：第論人之善惡，故題以人論二字也。

王鳳洲曰：忍情性，正尼父所謂仁，則吾不知者，故謹爲小儒。

王鳳洲曰：此上略言人有此三等，然爲之寸尺尋丈檢式而定，其長短高下之制，則在人主之兼禮。

孫月峯曰：看他歸著處，結正緊嚴。

王鳳洲曰：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煽亂當世。故荀子屢屢闢之，其裨世良不淺。

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污漫，而冀人之以己爲修也。其愚陋溝壑，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孫月峯曰：「迴翔有致，點綴多姿。」

陳明卿曰：「知尊周公，如何貶思孟。」

【音釋】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楊云：「屏，蔽也。及，繼也。」王云：屬，繫也。天子者，天下

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

【履天子之籍】楊云：「籍，謂

天下之圖籍也。」

【兼制天下】至

【而天下不稱偏焉】郝云：「此總言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晰言

之言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悞

耳。【不可以少當也】楊云：「不可少頃當此位也。」

【不可以假攝爲也】楊云：「周公所以少頃

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

【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楊云：「鄉，讀爲向。下同。擅與

「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

【變教次序節然也】楊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

【故以

枝代主而非越也】

楊云：「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

【天下厭然猶一也】楊云：

「厭然，順從之貌。厭，一涉反。」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楊云：「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

卿』也。」

【則教在本朝而宜】楊云：「言儒者得權教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

【嗚呼而莫之能

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楊云：「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

樂，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楊云：「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敝屋漏

雨者也。」

【仲尼將爲司寇】至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云：「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公慎氏慎潰氏

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險法。魯之弼六者，節之以儲買。」

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居於闕黨闕

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楊云：「居，謂孔子閉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

父母者，取其多也。」【則天下應之如讜】楊云：「讜，喧也。言聲齊應之也。」【以相薦擯】楊云：「薦，藉

也。謂相蹈藉擯抑，皆謂相陵駕也。」【若夫謫德而定次】楊云：「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或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楊云：「竄，隱

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王先謙云：「竄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若夫充虛

之相施易也】楊云：「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明其辟稱】楊云：「辟，讀譬。」

【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楊云：「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胥靡之人】楊云：「胥靡，刑徒人也，

胥，相也。靡，繫也。謂鑲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鑼」者也。」【杆杆】楊云：「杆杆，卽「于于」也。自足之貌。」

【舍粹折無適也】楊云：「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粹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是猶偃伸而好

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楊云：「偃，偃也。伸，讀爲身。字之悞也。偃身之人，而偃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

之者愈衆。」【以橋飾其情性】楊云：「橋，與矯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楊云：「要，

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楊云：「雖博雖

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云：「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能有始終。分，扶開

反。」【獸獸兮其能長久也】楊云：「獸，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脩脩兮其用

統類之行也。【楊云：「條條、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

綏，或爲葳蕤之「蕤」。【盡善挾治之謂神】。【楊云：「挾，讀爲浹。浹，周洽也。」】

也。天下之道管是矣。【楊云：「管，樞要也。是，是儒學。」】

【春秋言是其微也】。【楊云：「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

【取是而光之也】。【郝云：「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

【鄉是者，滅倍是者亡】。【楊云：「是，皆謂儒也。鄉，讀向。倍，讀背。」】

【負屨而坐】。【楊云：「戶牖之間，謂之屨。」】

【行之日以兵忌】。【楊云：「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楊云：「汜，水名。懷地名。書曰：『單懷底績。』孔安國曰：『單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

【至共頭而山隧】。【楊云：「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隊。共，音恭。」】

【厭且於牧之野】。【楊云：「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

【跨天而下而無薪】。【楊云：「跨，越也。薪，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

【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楊云：「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

【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云：「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陞隘也。』】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楊云：「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作以亂世法。」】

【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郝云：「殺，蓋『敦』字之悞。」】

【德然若終身之虜】。【楊云：「德，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

【倚物怪變】。【至】。【無所儼恡】。【楊云：「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於忽反。儼，讀爲疑。作，與忤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變。」】

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怍也。」

【注錯習俗】楊云：「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

【字中六指謂之極】楊云：「六指，上下四方也。」

【小人則日徼其所惡】楊云：「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

【人論】楊云：「論人之善惡。」王云：「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

【愚陋溝瞽】楊云：「溝，音寇，愚也。溝，音無知也。」

【君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道有一隆】楊云：「言有壇字，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

王制篇

王鳳洲曰：此一
篇有大經濟之
論。

又曰：此四言者，
皆論政之大指，
下文仍有數陳，
不出此意。大抵
荀子所論王道，
一以輔翼嚴斷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

爲主。
朱大復曰：敷陳
王政大端，嚴整
可愛。

王鳳洲曰：此下
兩端之論，可謂
老於世故，熟於
人情，然王者亦
虛心順理而已。
又曰：言言刺骨。

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則奸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隳。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

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分均則不偏，執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王鳳洲曰：此一段是原王制之所由起。

又曰：此節之意，猶前篇所謂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故引書以明之。

宗子相曰：指陳三欲，要言不煩。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

王鳳洲曰：取民不若爲政，爲政不若修禮，深識治體之言。

猶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鳳洲曰：與，當作與，謂與國也。與國，服從而霸，猶奪之者然也。宗子相曰：強者弊病立見，愷切動人。

王奪之人，霸奪之輿，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輿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

又曰：極洗發，極疏宥。

章楓山曰：得地

而失民，則所得

適足爲累耳。

孫月峯曰：四語

簡峭可喜。

王鳳洲曰：一跌妙甚。

又曰：餘波有致。

王鳳洲曰：非其

道而慮以王言

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伺強大之閒，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知強大者，不務彊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併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

非王道而欲王也。此證上文之見臣之見以起下文也。眇天下，言無與等倫也。

又曰：此三節雜論強伯王道，明白痛快，切中事

情。又曰：此下四節，敷陳王道，古雅絕倫。

宗子相曰：雖曰法後王，而實蓋稱五霸。故云復古。

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

無幸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紘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

孫月峯曰：句法參差有致。

王鳳洲曰：此承上文流通無滯，四海一家之意，而揚詡其盛也。光采離陸，如入波斯，無置身處。

孫月峯曰：互見更妙，正所謂流通也。

邵大復曰：大神非夸侈之詞，物理自然，不脛而走，真是神妙也。

孫月峯曰：精言可思。

王鳳洲曰：四字所云以類行雜，以一行萬者，此其不凡矣。

又曰：此論天地之性，人爲貴大。

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

似知性善者，乃亦且之云猶未決然內義耳。

朱大復曰：此一段是大議論，勿混混目之。○分字如前章惟齊非齊之意。

王鳳洲曰：羣道在乎分義，分義在乎時措，故不徒勝物，而至於養長殺生，各以其事，言聖王制用獨爲詳盡耳。

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鱸鱉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

王鳳洲曰：一語一言合一也，如上文微與明合，短與長合，狹與廣合，博與約合，惟聖人合一不測也。

又曰：以下臚陳制度，瞭若指掌。

孫月峯曰：文法變幻。

又曰：逐段敘置，參酌周官，詳而有體，典而有則，古而有度，煌煌謨語之音。

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閒，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尙完利，便備用，

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讓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

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

朱大復曰：具具，言各具其具也。

王鳳洲曰：制與

在此亡乎人，此

字指上文四所

以言四者由乎
自取不由乎人
也語極痛快。

又曰：未能獨立，
所謂地醜德齊
也。

又曰：黨類也。類
皆爲吾所不欲，
如齊宣言吾何
快於是，而不免
興兵搆怨。是與
桀同事而自謂
無害爲堯也。

又曰：愉殷所謂
國家閒暇也。下
文殷之日並同。
○此子與氏乘
時之論也。

又曰：案以中立
無有所偏，猶戰
國策曰：小國之
利莫若謹靜而
寡信諸侯，蓋亦

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失

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

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

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事之所，亦王以其國

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爲縱橫

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

姓，爲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修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

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

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

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

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

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

當時之至言也。
又曰相卒相鬪
敵盡也。

又曰薛與府同。
棲遲屑越，遺滯
耗廢也。

又曰：修政於其
所，而人莫不願
慕，下引後我之
怨以明之。

孫月峯曰：文勢
如河決，卻自有
古意。

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以是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之，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

王龍溪曰：大抵
兼國諸侯患在
不能自立，譬如
弈棋，使人不得
不隨我則勝，使
我不得不隨人
則敗，苟子論當
時事，可謂條暢。

敵，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敵，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楷，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藉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

徐太生曰：「淵博入深，條暢入時，眞經濟之文。」

【音釋】

【賢能不待次而舉】楊云：「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

【罷不能不待須

而廢。【楊云：「須臾也。」

王先謙曰：「案總謂弱不任事者。」

【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楊云：「中庸

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

郝云：「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

【分未定也則有昭

繆】楊云：「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

其世族。」

【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

楊云：「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

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楊云：「五疾，瘠、跛、聾、瞶、瘖

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瞽瞍修聲，聾瞶司火之屬。」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

楊云：「聽

者論聽政也。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

【周閉而不竭】

楊云：「隱閉其情，不竭盡也。」

【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

【小事殆乎遂】

楊云：「遂，因循也。」

【物不能澹則必

爭】楊云：「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

【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曲當，謂委曲皆當。」

虛云：「猶，元刻作『由』，由與猶同。」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

【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

【用彊者】

楊云：「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

【出戰】

俞云：「出，當爲『士』字之譌。」

【累多而功少】

楊云：「累，憂累也。」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

楊云：「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諸侯莫不懷交接】

楊云：「別本多作『壤交接』，言壤其與已交接之道也。」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

楊云：「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

楊云：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楊云：「舉、皆也。下同。」【王者之論】楊云：「論、謂論說賞罰也。」【析愿禁悍而刑罰

不過】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愿怒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

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云：「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萬物、皆爲養人、

非食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云：「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云：「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

冒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句、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相地

而衰政】楊云：「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

家】楊云：「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無幽閒隱僻之國

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云：「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北海

則有走馬吠犬焉】楊云：「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南海則

有羽翻齒革曾青丹干焉】楊云：「翻、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銅之精、可續畫及化黃金者、出蜀

山、越、獨、丹、干、丹砂也。一名丹干。讀、研、相、且、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

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

則有紫紘魚鹽焉】楊云：「紫、紫貝也。紘、未詳。字書亦無紘字。當爲「蚌」。『郭璞』江都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

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艸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

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楊云：「禹貢：梁州貢。」

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

【以類行雜】楊云：「得其」

統類，則不患於雜也。」

【鼉鼉魚鼉鱓鱓孕別之時】楊云：「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楊云：「宰，膳宰。爵，主爵也。饗食，饗宴也。」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楊云：「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

【審詩商】楊云：「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悞。」

【使民有所耘艾】楊云：「艾，讀爲刈。」

【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楊云：「使農夫敦樸於力穡，禁其他能也。治田，田峻也。」

【百索】楊云：「上所索百物也。」

【虞師之事也】楊云：「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鄉師之事也】楊云：「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一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主攘擇五卜】楊云：「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尅，言兆之形也。」

【傴巫跛擊之事也】楊云：「擊，讀爲覘，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擊。」

【脩探清】楊云：「脩，其探清之事。探，謂探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

【周禮：『蜡氏掌除飜，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調也。』】

【平室律】楊云：「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爲保也。」

【拊急禁悍】楊云：「拊，當爲『析』。急，當爲『恩』。已解上。」

【具具而王四句】王先謙云：「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

『然後養五莖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制與在此亡乎人』王念孫云：『與、讀爲舉，舉、皆也。亡、不在也。』

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先謙云：『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爲四海持平也。』

【豈渠得免夫累乎】盧云：『渠、與遽同。』【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郝云：『殷、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亦同。』

【案以中立】至【偃然案兵無動】郝云：『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爲語助辭，如他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

【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俞云：『卒、當作『猝』，國語晉語：『戎夏交猝』章注曰：『猝、交對也。』彼云『交猝』，此云相猝義正同。』

【棲遲薛越】盧云：『薛越卽『屑越』後同。』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

王鳳洲曰：法有成規故曰立，類因事起故曰行，法雖省，足以徧。

者，知類通達也。
精曰善，粗曰數。
正猶整也。徒守
其數則不能因
時而處宜。

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唐荆川曰：言豐
子取，刻于與，雖
有度量與無度
同。此二句以足
上文鄙字之意。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

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

後偏。衡石稱懸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

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

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

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

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

王鳳洲曰：上務械數以損若彼，上敦治源以益若此。故人主當慎其所好。

王鳳洲曰：審之禮也三句，又爲一篇之筋。

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

汪南溟曰：論動無不當，劃然分明。

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勅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陳明卿曰：修身爲得人之本。
孫月峯曰：君射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

句，插得錯綜頓挫。

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

王鳳洲曰：反謂反求之也，附下，使下附也，其人謂賢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言養士者亦不絕于世，但非吾所謂其人耳。莫好古而此人獨爲之，雖貧窮不卹焉。以見其獨立不懼大過乎人也。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

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

愛民則基本固，故安好賢則功名美，故說此段美狀賢者之志，概而語更強勁，有別調。

王鳳洲曰：說一成即說一敗，是最能警動人處。

此言善生養人。此說善班治人。

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

此說善藩飾人。

孫月峯曰：迴環周悉，凡三四轉而鑽落有法，險災人口。

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又曰：眞而訓。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尙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儉，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

宗子相曰：同意
嚴緊。

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明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

又曰：要言不煩。

陳明卿曰：用人
貴專。

王鳳洲曰：禁之
以等，不使出位
也。蓋當時諸侯
多與左右小臣
參決大臣臧否，
故發此言。下文
又戒卑臨尊，輕
懸重，意可見也。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
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
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
之士，衆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
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
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
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
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
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
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
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

王陽明曰：此論人主明于擇射，御而昧于取賢，人其辭繁而不殺，可謂反覆譬省之極。

王鳳洲曰：數十當依前篇作十數。

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

不以位私子弟，而其後顯榮如此，是不私乃所以私之矣。若漢成帝尊寵外戚，卒致亂國，外族亦誅，是私乃所以危之矣。其爲得失鑒戒，豈不較著也哉？故引言以明之。

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

陳明卿曰：如何可信。

王鳳洲曰：卿相四鄰，所謂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也。夫是之謂國具。貫以便嬖左右，未免小疵。然文字斐嫻可觀。

陶乃冰曰：足信字可思。

如其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

王陽明曰：可爲
千古君人之準。

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原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爲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觀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

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徐太生曰：「法制典核，不乏逸致。」

【音釋】【有治人無治法】王先謙云：「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法不能獨立類

不能自行】王先謙云：「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闇主急得其教】王先謙云：「案教，位也。」

【探籌投鈞】郝云：「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鈞，未知其審，古有藏彊，今有拈圖，疑皆非是。」

【斗斛敦槩】郝云：「斗斛，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槩，卽杓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

形狀今未聞。」【而勸上之事】盧云：「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兵刃不待陵而勁】王先

謙云：「案陵，謂厲兵刃也。」【以禮待君】郝云：「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誤爲『待』，

又誤爲『待』耳。」【敬愛而致文】郝云：「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致功而不流致

臨而有辨】郝云：「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闕字。」【古者先王

審禮以方皇周決於天下】郝云：「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決，皆徧也。荀書決多作決。」

【恭而不難敬而不鞏】盧云：「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

【緣義而有類】盧云：「元刻作『緣類而有義。』」【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云：「元刻作『理

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云：「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不胥時而落】盧云：

「晉、須也。」

王先謙云：「案謝本從盧校，乘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

【欲脩政美國】王念孫云：「案

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

【然而于是獨好之】王念孫云：「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

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子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

【善班治人者也】王先謙云：「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治同義。」

【善顯設人者也】俞樾云：「設，大也。」

【四統者亡】王先謙云：「案統，猶言總要也。」

【重味而成珍備】俞樾云：「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

【至道大形】王先謙云：「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

【尙賢使能則民知方】王先謙云：「案知方，皆知所向。」

【纂論公察則民不疑】王先謙云：「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云：「克，當爲『免』字之誤，『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

【材技官能】王先謙云：「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

【故職分而明不探】王念孫云：「『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

【四朕】宋本作『四支。』

【莫徑是矣】王先謙云：「案徑，猶疾也，便也。」

【則與汙邪之人疑之】王先謙云：「案羣書治要：汙，作奸，下同。」

【惡者之孽也】王念孫云：「孽，猶害也。」

【臣不能而誣能】王先謙云：「案誣能，自以爲能。」

【倜然】郝云：「倜，超遠也。」

【翻然】盧云：「翻，當作『翻』，與『譚』同。說文：『譚，無齒也。』」

【然後可無知惠】盧云：「惠，宋本作慧，古通用。」

【材人】盧云：「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道也。」

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

王鳳洲曰：王天下在得人，故以附民爲大要，得本末之衡矣。

感忽悠閑，狀其不測也。新極。

唐荆川曰：以桀詐桀，謂言以無道詐無道。猶曰：

巧者倖而勝，拙者不幸而敗。以桀詐堯，言以無道詐有道，必不得之數也。語有分曉。

又曰：數聽字古雅。

此見仁人之兵，縱橫離合，無所不彊也。

筆陣酣暢。

陳明卿曰：將能爲可好，則思過半。

王鳳洲曰：仁人用國日明，承必將來告而言也。句法靈活可愛。

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墮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

唐荆川曰：凡在大王將率，謂王之諸將所職者，蓋指用兵之略而言耳。字故以爲末事不足論而論其大者。

陳明卿曰：上足二字，字盡兵法。

朱田庚曰：隆禮效功，舊以爲戰功非也。此是治國之功，折衝樽俎者，且上功賤節，則所上者是戰功也。

又曰：前言彊弱之常，乃是大綱領，此言彊弱之常，乃是大節目。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卽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卽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錄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

王鳳洲曰：此論危國之兵，深切事情。

陳明卿曰：阨而用之一語，大盡兵機。

孫月峯曰：語有根據，非漫騰口說者比。

又曰：文勢開架，轉輾不窮。

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鱣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執

王鳳洲曰：貶嚴整。

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蠆，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

王陽明曰：棄去狐疑，言妙于慮機，然非大智不能也。故以論爲將之首。

王鳳洲曰：可殺而不可使，云者甚者，執守堅確，如章子所謂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是也。英鋒灑氣，逼人眉宇。又曰：子行三軍，不與暴虎馮河，敬勝怠則臨事而懼也，計勝欲

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滅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則好謀而成也。得尼父之旨矣。

王陽明曰：捍賊亦賊之說，蓋緣王者殺一無罪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如夏商之人，捍衛桀紂，宜若無罪，殊不知桀紂乃民賊，已犯公惡，捍之者，特其同惡相濟。若曹觸龍輩者，且故誅之不為過也。

軍制？
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

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王風洲曰：此見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

此見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

此見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

朱大復曰：上三

段總明不由其

禮者，治辯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宛鉅鐵鉞，慘如蠶蠹，輕利儻遽，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爲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命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

道則廢，此正明
由其道則行，委
曲詳盡。

王陽明曰：談兵
而及刑賞，刑賞
者國之經也。鼓
舞天下之具也。
當則治，否則亂。
亂而後兵隨之，
且兵亦何嘗廢
刑賞哉？自相表
裏，齊一之機，特
係人主之善用
耳。

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辨，溝池不拊，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鈎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扼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

王陽明曰：民至愚而利者也，故榮辱不關刑賞，而關所以用刑賞之主。洵探本之論。

王陽明曰：論刑賞而及於化所

謂齊之以禮也。

臣之於君，下之於上，不有若子

之事，父弟之事

兄若手足之扞

頭目而覆胸腹

也哉？治之極也，

何以兵爲？此是

苟卿識方高處

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王鳳洲曰：此段若江河之有巨堤，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

朱大復曰：凝字是一篇得力之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良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彊，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甚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併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

陳明卿曰：儀秦說戰不能說到此。

陳明卿曰：歸於安民，以終兵要。

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侯晉陽曰：「重仁義，有本領，結到善凝，更有收煞。」

【音釋】

【臨武君】楊云：「蓋楚將，未知姓氏。」

【感忽悠閑莫知其所從出】楊云：「感忽悠閑，

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惚也。悠閑，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其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乘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

【路亶者也】楊云：「路，暴露也。亶，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

【入焉焦

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

【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楊云：「園居方止，謂

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

【案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楊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

之貌。或曰鹿垂，垂下之貌，如不實垂下然。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鐘」也。東籠，與「凍瀧」同。沽，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

【設何道何行而可】楊云：「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

【上足

印則下可用也】楊云：「印，古仰字。」

【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楊云：「八

兩曰鑄，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鑄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

本賞也。」

【冠鞬帶劍】楊云：「鞬，與冑同。」

【矯契司詐】

楊云：「契，讀爲擊，持也。擗，猶言擗也。司，讀曰何，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

【處舍收藏】

楊云：「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

【鞞如金石】楊云：「鞞，堅貌。」

【城郭不辨】楊云：「辨，治也。」

【溝池不拙】楊云：「拙，古掘字。」

【焉慮率用賞慶云云】楊云：「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

天行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渴，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

王鳳洲曰：是非纖毫不爽，非止議論爲高。

孫月峯曰：挽前
遞下，其文法有
駿足馳阪，急水
下灘之勢。

陳明卿曰：不與
天爭職，非盡人
事不可。

朱大復曰：學問
淵遠，造詣精工。

孫月峯曰：片語
匪要，指迷。

陳明卿曰：以人
主之，以天成之。

侯晉陽曰：與旨
逆轉，窮源溯流。

又曰：此上體裁，
正大，命意淵深，
而行文曲折流。

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爲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旣立，天功旣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宿具見離合之妙。

朱大復曰：三語沈至，披枝見根。

又曰：議論英決。

李光垣曰：精懇。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

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揚升菴曰：突兀差可以擬道。

朱大復曰：較勘分明，文亦疏明。

唐荆川曰：辨駁明快。

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

田野之事

朝廷之事

家室之事

朱大復曰：痛切懇至，無隈棒喝。

侯晉陽曰：書貴善讀，王安石不畏天變，豈祖此論耶。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於是生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蓄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

唐荆川曰：讀此可發織緯諸書。提出禮字，絕有根據。

孫月峯曰：反覆比勘，何去何從，喚醒幾許夢。

陳明卿曰：天不可頌，沉於人乎？朱大復曰：水之表喻道之中也。

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與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又曰：奧衍因深，流覽不盡。

王鳳洲曰：引書是證百王通貫之旨。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侯晉陽曰：「深得天人相與之微。」

【音釋】「修道而不貳」楊云：「貳，倍也。」【養略而動罕】楊云：「略，減少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罕，希也。動希，言怠惰也。」【寒暑未薄而疾】楊云：「薄，迫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楊云：「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所志於天者】楊云：「志，記識也。下同。」【小人匈匈】楊云：「匈匈，喧譁之聲。與訕同。」【曰無何也】楊云：「假

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愛也。」【怪星之黨見】楊云：「黨見，類見也。」【耜耕傷稼，耘耨失穡，政險

失民】楊云：「耜耕，謂蠱惡不精也。失穡，謂耨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穡與穢同。」【三者錯無安國】

楊云：「三者，三人祿也。錯，置也。置此三祿於中國，則無有安也。」

解蔽篇

王鳳洲曰：開局淵弘，詞理兩瞻。

孫月峯曰：精邃語。

唐荆川曰：攻人之蔽，砭肌切骨，蓋所謂妬繆者如此。

王鳳洲曰：始終亦各爲蔽者，或蔽於始而忘其終，或蔽於終而忘其始也。○萬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

物異則舉一廢一，故莫不相爲蔽。此句煞得有

此段言人君蔽塞之禍。

此段言人君不蔽之福。

此段言人臣蔽塞之禍。

此段言人臣不蔽之福。

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旃，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

此段舉蔽塞之禍。

王鳳洲曰：歷指六子之蔽，精確無剩意。

朱大復曰：蔽於無爲自然，而不知修人事，從古論莊子未有若此一言之切。

孫月峯曰：再翻一層妙。

朱大復曰：數具，數件也。上而字疑衍。

王鳳洲曰：此段言孔子之不蔽。

也。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

孫月峯曰：欲惡
始終，近道博淺
古今，應上數爲
蔽等語，見推聖
人爲能洞晰蔽
端而不爲所蔽。
又曰：議論疏明，
文情駿發。

王陽明曰：不以
所已臧害所將
受，譬水涵天影，
物來亦不拒也。
幽玄可味。

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

朱大復曰：人心無一刻得寧如此，然不以夢劇亂之，所謂常惺惺，法夢境，不昏沈劇境，不煩亂也。此論虛靜而一之旨，實關心學，惜其過於譏刺，非涵養而自得之者。

精明疏越。

岳季方曰：宣室夜褰素女靜對，恐不聞此。

王鳳洲曰：此言人心能自主，斷不受制於外。

墨與默同，口與形或劫制於外，而爲其所不欲爲，若心則不容

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制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澤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或疑

王鳳洲曰：心之

所是則受，心之

所非則辭，甚言

不可使易之意。

辭字尤精切。

朱大復曰：類不

可兩，謂當一以

貫之也。智者一

於道而已。故曰：

擇一而一焉。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圓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真。

唐荆川曰：不可
以得大形之正，
不但見巒眉
而已，語甚警省。
搏擊鼠雀，尤必
精以何之心，不
兩用也。微言可
咀。

孟子出妻，不見
他書，是則滋人
疑耳。

按古文尙書：後
人偽造危微之
語，實剽諸此，近
世焦氏筆乘已
詳。

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
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
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
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觥，其爲人也，
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
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
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
耳目之欲，可謂聖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
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
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

此治心之道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

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躡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闔也，酒亂

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响响，執亂

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

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

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

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

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

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

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

王鳳洲曰：不下牽，知其非羊也。不上折，知其非箸也。

孫月峯曰：可論過人。

又曰：想徑幽拘。

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

王陽明曰：止諸至足，猶大學言止於至善。

又曰：盡倫盡制，老儒語，卻正大。

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誑。傳

孫月峯曰：痛切
辭，文更多姿。

又曰：文執若強
矢疾弩於百步
之外，雖末執猶
能貫榆葉。

侯晉陽曰：看他
歸著處，語語透
宗，領局極奇悍。

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
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
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
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
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
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以爲辯，君子賤之；博
文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
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
之胸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
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
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

然。而結脈仍自悠

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徐太生曰：「奇想天開，文更華裕。」

【音釋】【蔽於一曲】楊云：「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桀蔽於

末喜斯觀】楊云：「末喜，桀妃。斯觀，未聞。或曰，斯，或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桀

死於亭山】楊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紂縣於赤旆】楊云：「史記武王斬紂頭懸於大白旗，

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詩曰「鳳凰秋秋數句」】楊云：「逸詩也。」【唐鞅蔽於欲權而

逐載子】楊云：「載，讀爲戴。」【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云：「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

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曲知之人】楊云：「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家

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楊云：「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

【心不知道則不可非道】楊云：「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也。」【心臥則夢

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楊云：「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

【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楊云：「夢，想象也。劇，聾煩也。」【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至【盡將

思道者靜則察。【楊云：「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故口可劫而使墨云。【楊云：「劫，迫也。云言也。」】

【僅作弓浮游作矢】。【楊云：「僅，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

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楊云：「逸詩。」】

賦篇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

蘇子瞻曰：冷致可思。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禮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一無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

唐荆川曰：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不智，不然也。

王鳳洲曰：形容雲變幻之妙。

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大字。忽兮其極之遠也，攬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懣懣，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字而不窳，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懣懣，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

孫月峯曰：奇想。

王鳳洲曰：形容蠶之妙處，無蠶

則黃帝堯舜亦不能垂衣裳而

天下治。

孫月峯曰：想從空而下，匪夷所思。

宗子相曰：飄飄乎其乘風而行矣。

陳明卿曰：合離遂成文章，此古今談文訣。

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

「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頭銛達而尾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遼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王鳳洲曰：形容妖孽之必有。

孫月峯曰：疏賦之音。

陳明卿曰：惟天不忘，惟學不厭。

王鳳洲曰：甚言時事之云。

天下不治，請陳俛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墮，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蝮，鴟梟爲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璇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媒也；嫫

母刁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呼鳴上天，曷維其同！

徐太生曰：「又是荀子一變體，想奇，布景尤奇。」

【音釋】【溘溘淑淑皇皇穆穆】楊云：「溘溘，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

【攬兮其相逐而反也】楊云：「攬，與釀同。攬兮，分判貌。」【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楊云：「印

印，高貌。」【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鄰穴而不偪】楊云：「窕，讀窳，深貌。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鄰穴，

而曾無偏側不容也。」【閭姬子奢】楊云：「閭姬，古之美女。子奢，蓋「子都」之誤。」

本選文今古之備最精最

古今文綜

全書四十冊布套四函
連史紙 定價十五元
有光紙 定價八元

張相編

本書分六部十二類，每類又依體制作法分綱、分目，共計三十六綱，四百五十五目，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古今名作，應有盡有；各種體裁，無不具備。且於每類、每目之前，略敘文體源流，而於體制作法，尤為注意。洵為最精最備之古今文選本。

內 容 一 斑

- | | | | | | |
|--------------|---------------|-----------------|-----------------|-----------------|----------------|
| ① 論著類
十七篇 | ② 序錄類
九篇 | ③ 書牘類
二百六十六篇 | ④ 贈序類
二百八十八篇 | ⑤ 碑文類
八十九篇 | ⑥ 墓銘類
三百二十篇 |
| ⑦ 傳狀類
三百篇 | ⑧ 志記類
二百九篇 | ⑨ 詔令類
二百二十二篇 | ⑩ 表奏類
一百一十五篇 | ⑪ 辭賦類
三百二十二篇 | ⑫ 雜文類
八十九篇 |

版出局書華中

中國哲學史綱要

〔中華百科叢書之一〕

蔣維喬編
楊大膺

全三冊
各七角

是書為蔣維喬先生及楊大膺先生所合編。自中國哲學史，多皆普通歷史編製法，以時代分期；本書則中國哲學分為自然、社會、思想之演進，窮源明晰；(一)以語體之極易瞭解；(二)另加詳註，附於卷末，均列有問題；(五)每章均有檢核；(六)所用參考篇末，俾讀者可以查本書材料先在光華大學，並隨時悉心加以時三載，方得完成。哲學史空前之創作。

以變。書中內容，將我、理性主義六派。

子史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述。本書用科學、九流、諸子、元、明、清各家為緯，綜合敘述不提綱絜領，深明別闢蹊徑，另考用書。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荀子精華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